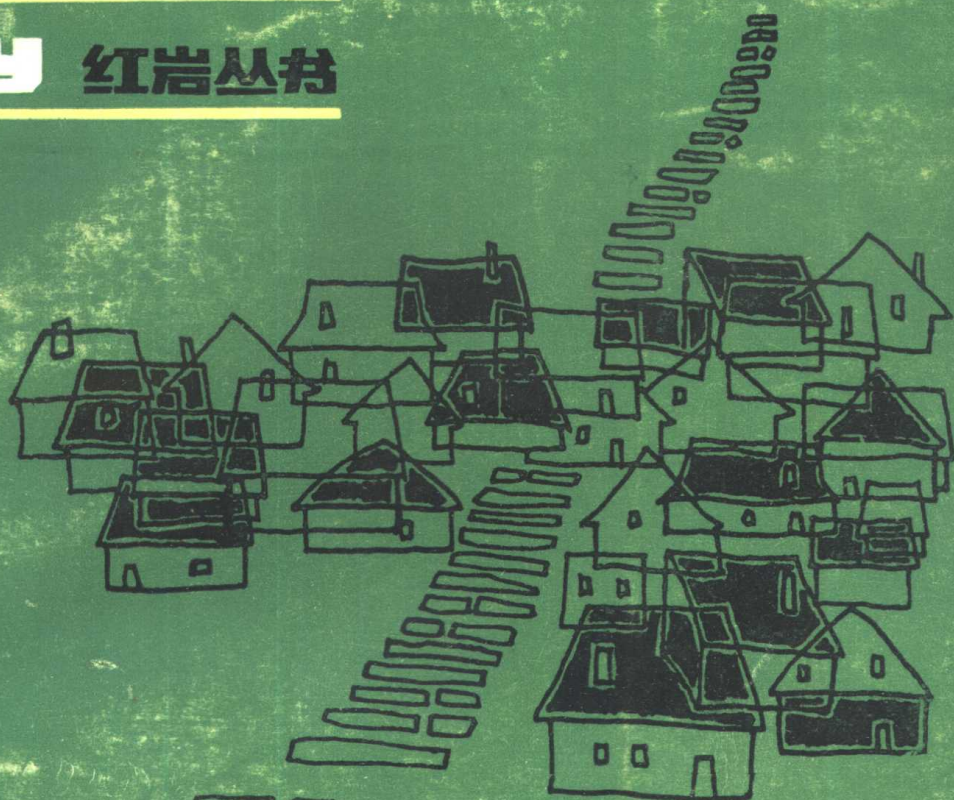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红岩丛书



谭力著

她从远方来

重庆出版社

她从远方来

谭 力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三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张慧光

封面设计：金乔楠

她从远方来

谭 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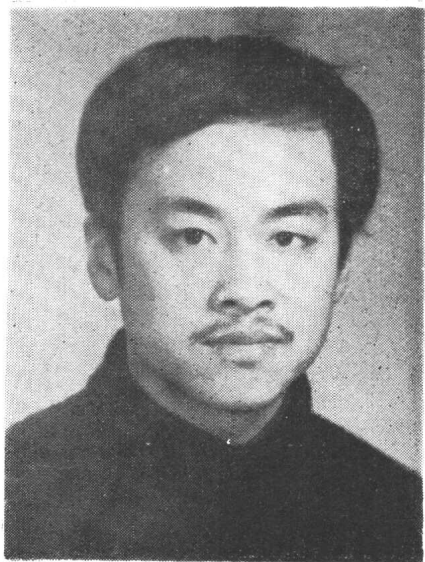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.25 插页5 字数203千
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41,000

书号：10114·70

定价：0.87元



作者近影

作者小传

我出生在长江边的四川省万县市，那是1955年。一个月后，我又坐轮船又乘火车到了成都。那时我还躺在妈妈的臂弯里，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。此后十八年——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期全都在川西平原温柔恬美的环境里度过。1972年，我又返回川东，在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大巴山区，插队当了知青。直到1977年考进了达县师专中文系。结业后被分配在达县地区文化馆工作。

平原教我睿智柔细，大山给我粗犷雄豪。我感谢生活的颠扑跌宕。

我认识着江河，树林，大山，平畴。我感受着朝霞和夕晖、幻灭和希望。我理解周围，也剖析自己。遏止不住，我写起了小说。

不是为了成名获利，而是想对别人说自己从生活中得来的话语。

内 容 简 介

本集所收十七篇小说，大多选自作者两年间的创作。这些作品，以写青年生活为主。插队农村的知青，回城工作的小青年，在校学习的大学生，还有山沟村寨里土生土长的年轻人，都是作品的主人公。他们中间，有的为年幼无知时做过蠢事而日夜追悔，有的为曾经虚度年华而发狠上进；这里也有他们对纯真的爱情的追求，对理想和事业的进取，对山乡风土人情的眷恋。……在这些精心编织的故事里，活跃着青年的群像，散发着浓烈的泥土气息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。

目 次

渠江流水长·····	1
灯光，在闪耀·····	8
绿啊，绿·····	22
失去了的眼睛·····	40
山林的孕育·····	57
柳星星·····	83
悔·····	94
美！·····	110
海思·····	117
连绵不绝的爱·····	127
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·····	141
黄果兰，更娇艳的黄果兰·····	166
怕狗的姑娘·····	217
山乡谐谑曲·····	232
她从远方来·····	250
山魂·····	282
家庭交响音画·····	299
后 记·····	323

渠江流水长

在这春意盎然的日子，我们经常可以遇到一些使人开心的人和事。青春的活力，在大地，在人们身上，奔涌着，激荡着。

那天我坐小机器船下乡，赶巧了，碰上有趣的一幕。

雾很大，看不到对岸，相邻的船上传来呜呜的汽笛声，如同另一个世界飘来的仙乐。

只有等一会儿开船了。

船尾驾驶平台上吵起了架，闹热得很，细一看，三个女娃子轰一个小伙子。乘客们的烦躁感顿然冰消，两毛钱三十里水路，外搭一场戏，要得！

“说清楚说清楚，这回不要便宜了他！”一个胖嘟嘟的边说边扯下手套往舵把上一掼。她是女船长，先前提着油壶，给二十四马力柴油机灌了半天油。

“便宜他？没得那么撇脱！喂，细妹，你说

喃！”这是副机手兼炊事员，一对丹凤眼细乖细乖的，话中有音地碰了一下坐在她身边补衣服的售票员。

小伙子从小凳上抬抬屁股，粗粗出口气，急切地盯着勾着脑壳地姑娘。

细妹直起腰杆，用针抿了一下头发，哪个也不看，公事公办的说：“是哟，有的人硬象没套索索的猴三儿，要爬到庙坝的旗杆上去翻天了。该管得罗——”拉着长长的尾音，又若无其事的勾下脑壳，线儿就在空中来回织起了眼花缭乱的图案。

丹凤眼向胖嘟嘟得意地瘪瘪嘴。

小伙子没估谱到这有力的一击，失望地缩了颈项。又不甘心，扭了两扭，呼地一下站起来，向乘客求援了。

“叫群众评理嘛，大家评嘛。”粗犷的脸显得很虔诚，蒜头鼻却因内在的激动皱得更紧；屁股上的补巴脱了线，随着他的转身、挥手，得意地飘搭着。“就算犯了死罪遭枪毙，也还要给一口牢酒喝嘛，她居然要卡我的早饭。天下哪有这个理！走嘛，到县政府去说——”

“走中央去也虚不了你。”丹凤眼伶牙利齿地一下打断他，也把宣传的重点转向了群众。“大家说说看，昨黑了叫他写标语，还不是看得起他一手狗爪爪字。他倒安逸，和029船上的猫娃在标语纸上下象棋。你下就下嘛，还要拍桌子，还要比喉咙，要把墨水瓶整倒在桌子上，要把五张白纸浪费光了才称心。哼，还五讲四美呢！”

“就是！坏透了。”细妹敲一下边鼓，仍不抬头。

有位教师模样的乘客笑了，问：“写啥子标语嘛，未必还是原来那些，那些……”

“那些”半天没出来，丹凤眼早接上腔：“啥子那些哟，现在讲实打实的，听着——‘亲爱的旅客们：国家需要你，单位需要你，家庭需要你——’就请你不要在船上乱蹦乱跳。宣传安全文明。”

“还该添一款：‘我老婆需要我’。”一个采购员打扮的为出风头加了这么一句，全船“轰”的乐了。

“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。”胖船长威严的瞪他一眼。

“调船！调船！”小伙子突然跳了起来，因为被众人冷落而动了气。“三个人打打伙伙整我一个，猪尿包打人，不痛人吗气胀人。我又没抱着哪个的娃娃跳河，这么恨我。调到随便哪条烂船上也比这儿好，调！”嗷嗷叫着，一抬腿就要走。

三个姑娘一下围住了他。细妹一反娴静的常态，把衣服往小伙子膀弯里一揉：“拿去！算我瞎了眼，看他可怜，给他帮那么多忙，没良心的还说整他。我肯信离了红萝卜不成席。走走走！又没哪个请个爪爪手拉住你。”

“喂，船长！”丹凤眼颇有城府地给胖嘟嘟丢个眼风，胖嘟嘟一本正经地点点头，又粗声粗气地吼：

“细妹！”

细妹看着她。船长命令似地征询意见：“咋样？来罗？”

细妹羞涩地一笑，旋即坚定地点点头。

一眨眼，三个姑娘扑上去，船长按头，细妹压脚，丹凤眼直捣中军，三两下就把小伙子放平在舱板上。小伙子晓得

大难即将临头，自己不是对手，脸上立即堆满了讨好的笑。

他大叫着：“哎，同志们，姐姐们——”

“重说！”船长命令。

“嬢嬢，嬢嬢，我错了……”

漾起一船笑声，有人叫好。

“没那么撇脱。一、二、三——”

船长喊号子，丹凤眼细妹一致行动，小伙子成了打夯石，一下一下地往舱板上夯着。下面的乘客也帮着喊号子：“一、二、三——一、二、三——”

其实，都是空架子。船长的手不轻不重，丹凤眼样子做得凶，细妹反而轻轻往上提。合力不在一点，屁股没夯痛。小伙子却假装大声嚷着，憋不住还向细妹送两个可怜的眼波。

“雾散了！”一个慈祥的城市老太太站起来解围。

果然，满江的雾经不住满船笑声的冲荡，袅袅上升，宽阔的江面呈现在眼前，对岸小麦一碧青苍，制硅厂高高的烟囱倒映在水中，象一根定海神针。

“回来再洗涮他，不说清楚连中午饭都扣掉，开船！”

“要得！”另两个一声应，一齐松了手。

马达轰鸣，船身颤抖着。船长把着长长的钢制舵杆，两眼炯炯。小伙子立在船头，身子成反弓形，“嗨”的一下发力，竹篙一点，船头驯服地离开了码头。

船在平稳的江面上行驶。

小伙子饿着肚子蹲在船头，形影孤单。温和的春阳暖暖地照着他蓬松的头和健壮的身。他沉默着。细妹卖完了舱里

的票，又坐下来补衣服，时不时瞄一眼船头的人，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态，丹凤眼从船尾的舱室出来，端一大土碗冒冒的干饭，盖一层粉条丝。她走了两步，又转回细妹身边。细妹赶紧勾下头补衣。丹凤眼笑笑，把碗重重地往细妹脚边一搁，返身回去了。

大家看着细妹，细妹反倒坦然大方起来，丢下衣服端起碗，走上船头。她碰碰蹲着的人，那人不理她。她又拉拉他的膀子，小伙子赌气地抱住头。细妹犹豫了一瞬，学着丹凤眼，把碗往舱板上重重一顿，返身回来了。

这些船家女儿！

走了一半，中途停靠一个小码头，又发生一个更精彩的小插曲。

细妹站在船头给下船的乘客撕票，没等慈祥的城市老太太跨上跳板，一个大披头就牵着自己的女朋友从后往跳板上挤。晃动中，不是细妹挡得快，老太太就活该掉下水了。细妹发了脾气，把票箱咣当一甩，一把扯住大披头：

“现在讲文明礼貌了，同志！”

“文明礼貌？哪儿出产的呀？”大披头笑嘻嘻地摇头。

“哪个给你嘻皮笑脸，规矩点！”

“你也规矩点！”大披头发火了：“不看着你是个妹崽儿，老子早——”

“早”字下面不晓得是啥，总之这个字还没收音，他就住了口。他看见一个壮实的身形晃到面前，一个紧梆梆的蒜头鼻子呼呼地喘着粗气。但是男人们可不能在自己的女朋友面

前下把蛋呀，大披头深知这一点。他故作雍容大度地又笑了：“其实，我还是讲文明的。”回头向自己的女友映映眼，“我也没把啥子墨水瓶打翻，我也没有随便喊人家妹崽儿是嬢嬢，我——哎哟……”

小伙子窜了上去，一个猛虎扑食，劈膀抓着了大披头的衣领，轻轻一提，提在了船舷边。“老子今天来把你个狗……”说着就要往水里扔。

船上乱了，有喝彩的，有担心的，也有叫“文明哟，文明哟”的，大披头的女友捂住了脸。细妹、船长、丹凤眼全冲了上来，费了一阵手脚，终于拉开了他们。小伙子还跳着，叫着，要捶大披头。大披头脸色苍白，傻愣愣地打着抖，灵魂出了窍。

三个姑娘一边按住小伙子，一边扭回颈子教训大披头：“象啥子新中国的青年，丧德！”丹凤眼嚷着。

“叫你们单位领导好好办你的学习班！”船长胀红了脸。

“你跟我们水娃子比，哼，茄子比丝瓜，差偌长一截，还有脸来说我们水娃子。”激动中，细妹一口一个“我们水娃子”，众人没有留意，惟独小伙子听得真切，火马上消了一半，他不跳了。

“对头，”丹凤眼和船长补充道：“别个心比你好，别个打翻墨水瓶，该打翻，咋样？别个喊嬢嬢，你求着来喊我们还不爱听哩！嫌脏了耳朵！”

姑娘家一发了急，说话就没了政策性。

小机器船又开了。

小伙子照旧蹲在船头，不过脸上有了笑意，还哼起了什么

小调，听不清，大概是“十八岁的哥哥，又坐在了河边”。三个姑娘在船尾，船长驾船，另两个叽叽咕咕，也不知在讲啥悄悄话。

到了目的地，乘客都上了岸，我走在最后。见小伙子大方地一挥手，说：“走，我做东，今儿这个公社演《王老虎抢亲》，打仗的。你，你，还有你三个一起。”

“站着站着。”丹凤眼又吼了起来，“昨天黑了的事还没说伸展，那么撇脱？”

“就是。”胖船长习惯地扯下手套往舵杆上一攥。“还有今天的事，随便打乘客。油炸麻花——干脆，几件事一锅铲，马上开会，好生端正态度。”

小伙子傻了，立刻泄了气。细妹面有难色，看看船长，眼睛象是在请求。丹凤眼不看她，望着天上说：“注意立场哟，注意立场哟。讲文明，讲礼貌……”

细妹把手里的衣服往小伙子膀弯里一揉，悄悄骂道：“拿着，二天鬼才给你补。”随即戏剧性地尖嗓门吼道：“说清楚说清楚，说不清楚走不脱！”

我离岸老远了，还听着船舱里传出的声音：

“调船调船，随便调到哪条烂船上都不得受你三个的气……”

我看看天，湛蓝湛蓝；望望水，湛蓝湛蓝。春阳暖烘烘地照着坦荡温和的渠江，和风送来一阵油菜花的芳香，我觉得惬意极了。

唉，这些有趣的船家儿女。

1981.3.25于渠江畔

灯光,在闪耀……

淡淡的夜色，象水，象烟。不知不觉，高峻的独龙山溶进了惆怅的冥冥中。

石板路在松林间盘绕。瞿瞿瞿，有虫唤；呱呱呱，有鸟应。

孙虫虫精瘦的身影顺着石板路，在独龙山上升沉。忽忽悠悠，快快慢慢，蜗牛一般。

风儿一阵一阵，温柔时，摸他的脸颊、胸膛，把温馨的爱和汨汨的泥土气，吹进肺腑。暴躁时，重重抽他的脸，擂他的胸，发散着山谷的力，旷野的恨。

那个文静的、山里的丫头，小时也叫风儿。

为啥叫风儿？

“不晓得。爹送超购粮回来，好月亮，好山风，隔座山，就听见我的哭。风儿吹过去的，‘呜哇——呜哇——’。爹撂下担担就跑，‘风

儿！好风儿！！’后来就叫我风儿。长大了，我爷爷才给改成风儿。你咋叫虫虫，多脏。呸，还是城头人。”

虫虫眉毛真扭成了毛毛虫，拉着京腔朝对面荫荫的独龙山吼道：“八年了，别提——它了！”接着做个老常宝的招式，“先前叫卫西，我爸取的。好，天下大乱，形势大好，背时老头成了苏修特务。早晓得他不叫卫东要给我爸惹麻烦，我妈生我时我就该缩回去。滚他妈的蛋，老子叫虫虫，自己取名，比虫不如！七〇年下乡，老子在公社填户口都叫虫虫！”

“咋嘴巴也这样脏，城里人的习惯呀？”风儿揪住大辫子，辫梢把中指绞出血印。

“提起栾平，气难按——”虫虫又唱“样板戏”。然后肆无忌惮地张嘴大骂，骂省委书记是座山雕，市委书记象鸿山，居委会老太婆是蝴蝶迷，公社书记一撮毛。

这以后，风儿不理虫虫了。只在每顿吃饭时，隔着麻布门帘儿叫一声：“喂——”

虫虫不睬。虫虫想跟风儿重建友谊。风儿更倔，要降虫虫的野气，只多加一个字：

“喂喂——”然后喂猪去了。

命运把知青孙虫虫从千里外省城抛到贫瘠落后的山乡。他不会煮饭，挑不动水。是管水员孟三爷和孙女风儿收留着他。农村的权力结构经过文化革命的重新安排，变成大队管小队，小队管风儿，风儿管虫虫，虫虫管大队长。风儿洗虫虫的衣，做虫虫的饭，象妹妹，象姐姐，象妈妈。虫虫有良心，向风儿一拱手：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”几年中，除了

虫虫，没别的知青敢动凤儿家自留地一指头。

虫虫爬上了独龙山顶，先前躲在山背后的月亮也爬了上来。圆圆的，多象凤儿的脸庞。不对，凤儿的脸是红的，红得象把独龙山的杜鹃花全摘来熬了水，凤儿一口气喝完了似的。

“凤儿，你身体好棒，要在我们城头，可以带一帮兄弟伙，指哪打哪。”

凤儿在地坝里剥青麻，滋，滋，滋。虫虫在堆麻杆，哧，哧，哧。虫虫精瘦，每日里吊在妇女堆里混。唱京剧，做“样板”动作，自封田头鼓动员，当之无愧地领自己的一份“大站工分”。就这，由于凤儿拉他不旷工，还每赶一场得公社一次表扬。区上的文教助理员学着报上的腔调讨好说：“虫虫，你开创了我区文艺和劳动相交、交……杂交的新纪元。”他当是杂交水稻新品种哩。

“凤儿，你看过跳舞吗？这个山旯旮，打火机都没见过。凤儿，我给你跳《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》。”虫虫又想开创新纪元了。

顿了一下，凤儿没声息，接着又是滋、滋、滋的剥麻声。

虫虫退到一溜窄窄的空坝上，自唱自跳。喉咙不错，不懂曲儿的山村人听着还不觉腰杆痛。两段词哼完，老是左手叉腰，右手勒缰，双脚轮番颠簸的“骑马”。几个从没看过跳舞